

張園文錄外篇
十二卷

弢園文錄外編卷九

長洲 王韜 仲弢甫

星輶指掌序

行人之設肇自古昔然皆王國下逮侯邦而諸侯亦各相聘問藉以講信修睦其載於春秋者行人之選一時綦重自是以來折衝壇坫焜耀敦槃國家之強弱國事之安危胥繫乎將命時之一言必如宣尼所謂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斯可以當之矣後世疆宇日廓交際日繁漢通西域奉尺一之詔以羈致之闕下者亦行人職也於是行人所至不在九州以內而在四海之外宋元以降東洋諸島漸登王會獻琛賁貢共球遣使接跡於道或請命於天朝錫封頒爵以星使之臨爲榮蓋王者鎮撫六合恢宏八荒俾屏藩乎四境原非好勤遠

略也時爲之也歐洲諸國航海東來互市於中土無不立約設官以權其貿易事宜而又特簡重臣駐劄京師誠以其國首重通商而官卽所以衛商也又其國每以商力裕其兵力兵力佐其商力商之所通兵亦至焉水師戰艦分布稱雄以是官以衛商兵以衛官似若有所恃而不恐如是則其所爲使臣者或不盡在乎雍容辭令矣而抑知有不然者則以萬國公法爲執持也星輶指掌一書紀海外諸國遣使往來之事特詳凡膺海外皇華之役者可取資焉方今國家提封數萬重恢乎罔外南至於越南北至於俄羅斯東至於朝鮮西至於印度以歐洲諸國重譯遠交不可不結信講好聯兩國之歡心而永萬年之盟誓此役也固爲我國從來未有之翔舉矣然則銜命前往者宜若何鄭重哉余嘗受其

書而讀之歎其足爲我行人之一助惟是留心西事者爭欲先覩爲快金陵葉君爰出貲重付剞劂氏爲袖珍本便於舟車攜帶以廣其傳庶幾見是書者得窺西國遣使命意之所在于而以忠信篤敬臨之禮義恭讓持之然後能要約於無形戰勝於不兵薄海咸甯越裳是賓

豔史叢鈔序

余少時好爲側豔之詞涉筆卽工酒闌茗罷人靜宵深一燈熒然輒有所作淞濱老圃見之曰此黃庭堅所以遭法秀之訶而泥犁之獄特爲好作綺語者警也余卽舉而畀之祝融氏避跡至粵壹意治經日從事於訓詁豈止悔其少作方且悲夫老來旣游歐洲歸體衰多病屏居斗室日在茗碗藥鑪中作生活稍稍流覽說部琢抉詩詞藉以消愁排悶邇見海

上尊聞閣主人集吳門秦淮畫舫諸錄付之手民播於藝苑而如四明邗上則亦有十洲春語花事小錄竝向時之所未見余維前乎此者則有三山老人之板橋雜記珠泉居士之續記及雪鴻小記後乎此者則有嬾雲山人之白門新柳記皆足采也夫芬陀利侍者之於廣陵嬾雲山人之於白下皆從兵燹之餘重覩昇平氣象患難餘生尤爲幸事是豈徒侈花月之遺聞而作水天之閒話哉惟是余雖吳人自試事外鮮入城市山塘泛櫂但作清游燈舫徵歌祇佐談屑丙午之秋應試金陵曾識任素琴繆愛香兩校書固是年得魁花榜而爲此中翹楚者也他處則皆遊屐所未涉而僑寓滬中爲最久亦嘗問名曲里浪跡芳叢月地花天寄豪情於一醉燈紅酒綠杼綺思於千言曾輯海陬冶遊錄三卷中更流竄早

付劫灰顧滬曲章臺要以近今爲極著如入羣芳會裏如遊
衆香國中燕瘦鶯嬌花明柳媚各擅所長向聞山陰悟癡生
苕溪修月樓主人滬城縷馨仙史將撰春江花月志專記歇
浦一隅之佳麗誠海陬之嘉話盛世之閒情也鴛湖信緣生
撰有申江花史則又僅見一斑無從觀其全帙若余此錄則
至今已閱二十餘年矣久爲陳迹空憶前塵蓋譬諸白頭宮
人談開天遺事矣嗚呼卅年滬瀆閱盡繁華一枕邯鄲竟成
夢幻無論不能按圖索驥而滄桑變易幾同令威化鶴歸來
追溯曩悰徒增屑涕況余自同治紀元卽來嶺表後此烟花
之盛亦徒得之傳聞雖邇日續有所增而附錄云云半皆耳
食然亦未始非十六七年來遙情軼事也昔白香山離杭郡
憶妓多於憶民杜樊川在揚州尋春勝於尋友余去滬濱一

星旣終而又半而夢魂猶時縈繞之豈少壯之境難忘歡娛之時足述故鄉風月易致懷思海國鶯花可供跌宕歟而余之所感要更有深於此者撫時念事懷古傷今悲身世之飄零嗟天涯之淪落未嘗不歎名士才媛同爲造物之所忌也近所集花國劇談地非一處人非一時有得卽書初無詮次其中要皆紅顏薄命者居多念之每爲欷歔輒生感慨顧此等筆墨在有識者多以爲導淫而宣欲百勸而一懲留意於風俗人心者懼焉余竊謂不然境以閱歷而始知情以纏綿而始悟閉門羹要卽在迷香洞中耳故交紅之被不暖則神鷄之夢不醒也世有喜於狎邪游者閱之然後乃知情天之變幻無常慾海之風波不定未有不怵然若驚而悵然自失者則此諸編作百八之鐘聲萬千之棒喝可也爰加搜輯彙

成一書拙著二種亦附其中而統題曰豔史叢鈔云

花國劇談自序

予輯豔史叢鈔凡得十種皆著自名流而聲騰藝苑者不足因以舊所作海陬冶遊錄三卷附焉嗣又以近今十餘年來所傳聞之綺情軼事網羅薈萃撰爲附錄三卷餘錄一卷而後備徵海曲之烟花足話滬濱之風月顧有地非一處人非一時芳踪勝概足以佐談屑述遺聞爲南部侈繁華爲北里表俠烈其事則可驚可愕其遇則可泣可歌宜彙一編以傳於世花國劇談卽以此作大抵采輯所及勦撮居多孟堅紀史半襲子長揚雲作文多同司馬斯固不足爲病也蓋此不過爲文章之外篇遊戲之極作無關著述何害鈔胥以渠筆底之波瀾供我行間之點綴不亦快歟況乎刪其繁蕪乃能

入穀潤以藻采始可稱工本異巧偷非同穠美而是編命意
所在別有振觸隱寓勸懲慨自才媛薄福易致飄零名妓下
梢多嗟淪落瓊渚蘭苕徒豔同心之影瑤臺桃李無非短命
之花或亦有將嫁而淪盟已成而絕好者妾徒有意郎本無
情埋愁黃土孤生前蝴蝶之魂寄恨青燐築死後鴛鴦之塚
其可悲者一也其有綠珠風貌碧玉華年彰花月之新聞占
湖山之勝地彈徹顰婆暗傳心事照來鏡子自惜容顏方期
訂三生附薦之緣謝十載飄蓬之苦乃情緣易盡好事多磨
嗔鶯叱燕忽乖杜父之慈雲打鴨驚鴛尤愧召公之陰雨娟
娟此豸渺渺余懷誰以十萬之金鈴護百千之紅紫其可悲
者二也又有鸞棲枳棘鳳鎖葳蕤藏嬌無地宿非瑤瑁梁間
覓夢誰家踏遍茱萸灣口獄稱香粉迹溷風塵已柳怨以桃

愁復蜂狂而蝶浪或至流離自悼老大徒傷雖洞可迷香而
臺難避債楊柳樓邊問名日少杞桢巷裏買笑誰來因是忍
參紅蘂以逃禪願著黃繩而入道其可悲者三也別有柳枝
已嫁爲大婦所不容桃葉空迎恨良人之見棄貧戶名姝遽
降青衣之列豪家侍史誤爲紅拂之投文君新寡別抱琵琶
小玉多愁難諧琴瑟因辭金屋遂下瑤臺其或長自侯門生
來麗質爰求鴛偶致誤鳩媒嘆獨處之無郎令借端之有自
奸謀旣售末路誰依因之逐水隨波落藩墮溷其可悲者四
也嗚呼世並愁城地多苦海此花國中悲玉容之無主恨綺
約之難完者當不知凡幾今所記特須彌界中一粒芥子耳
然則作豔游者不當思及此而廢然返歎顧世有繩趨矩步
之士莫不呵嬾施爲禍水斥妍藻爲淫辭以陶情於醇酒婦

人爲非夫以娛志於歌樓舞席爲愴父不知西曲繁華無非
元氣東山妓女亦是蒼生彼之記教坊而志曲院者疇非唐
代之名臣歟僕身無豔福而心鬱古悽僅品評名花於三寸
之管要亦空中色相而已具大智慧者何容徵實請事觀空
則以花國劇談爲苦海之航也可爲愁城之筏也亦無不可

日本雜事詩序

海外諸邦與我國通問最早者莫如日本秦漢間方士恒謂
海上有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卽而徐福竟得先至其境宜乎
後來接踵往者衆矣然卒不一聞也隋唐之際彼國人士往
來中土者率學成藝精而後去奇編異帙不惜重價購求我
之所無往往爲彼之所有明代通商以來往者皆賈人子碩
望名流從未一至彼中書籍談我國之土風俗尙物產民情

山川之詭異政事之沿革有如燭照犀然而我中國文士所撰述上自正史下至稗官往往語焉而不詳襲謬承訛未衷諸實竊歎好事者之難其人也咸豐年間日本定與美利堅國通商泰西諸邦先後屬至不數年而日人崇尚西學倣倣西法丕然一變其積習我中朝素爲同文之國且相距非遙商賈之操貿遷術前往者實繁有徒衛商睦鄰宜簡重臣用以熟刺外情宣揚國威於是何子峨侍講張魯生太守

實膺是任而黃君公度參贊帷幄焉公度嶺南名下士也今豐順丁公尤器重之亟欲延致幕府而君時公車北上以此相左旣副皇華之選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執贊求見者戶外屨滿而君爲之提唱風雅於所呈詩文率悉心指其疵謬所在每一篇出羣奉爲金科玉律此日本開國

以來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開已千有餘年而文章學問之盛於今爲烈又得公度以振興之此千載一時也雖然此特公度之餘事耳方今外交日廣時變益亟幾於玉帛兵戎介乎兩境使臣持節萬里之外便宜行事宜乎高下從心而剛則失鄰歡柔則褻國體

所謂折衝於樽俎之間戰勝於壇坫之上者豈易言哉今公度出其嘉猷碩畫以佐兩星使於邇大投艱之中而有雍容揖讓之休其風度端凝洵乎不可及也又以政事之暇問俗採風著日本雜事詩二卷都一百五十四首叙述風土紀載方言錯綜事蹟感慨古今或一詩但紀一事或數事合爲一詩皆足以資考證大抵意主紀事不在修詞其間寓勸懲明美刺具存微愾而採摭浩博搜輯詳明方諸古人實未多

讓如阮閱之知彬州曾極之宦金陵許尚之居華亭信孺之
官南海皆以一方事實託諸詠吟顧體例雖同而意趣則異
此則揚子雲之所未詳周孝侯之所未紀奇搜山海以外事
繫秦漢而還仙島神洲多編日記殊方異俗咸入風謠舉凡
勝蹟之顯湮人事之變易物類之美惡歲時之送迎亦竝纖
悉靡遺焉洵足爲鉅觀矣余去歲閏三月以養病餘閒旅居
江戶遂得識君於節署嗣後聯詩別墅畫壁旗亭停車探忍
岡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遊屐追陪殆無虛日君與余相交
雖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見則折簡來招每酒酣耳熱談天
下事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茲沈痛洵當今不易
才也余每參一議君亦爲首肯逮余將行出示此書讀未終
篇擊節者再此必傳之作也亟宜早付手民俾斯世得以先

觀爲快因請於公度卽以余處活字板排印公度許之遂携以歸旋聞是書已刻於京師譯館洵乎有用之書爲衆目所共觀也排印旣竟卽書其端若作弁言則我豈敢

海陬冶遊錄自序

夫海陬冶遊錄曷爲而作也將以永旣去之芳情追已陳之艷迹寄幽憂於香草抒蓄念於風懷滄桑變易麻姑見而傷心開寶繁華宮女說而隕涕撫今感昔寫怨言愁則使經過曲里尙識舊人搜輯閒編猶存軼事傷紅顏之已老嗟黑海之多驚誰肯買俊骨以傾囊孰不談劫灰而變色哉則此編也聊作寓言附諸埜史非故爲妖冶之詞甘蹈泥犁之警也顧或謂昔趙秋谷海漚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可傳其人足重今

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旣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
朱藥又變相墜鞭投轄猾虜爭豪未聞金屋之麗人能擅玉
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殺賊取謚貞姬著黃絕而參
禪證名仙籍綺羅因之減色脂夜於焉爲妖是人肉槃是野
狐窟焉爾而子猶逞其艷談爲之暝寫不亦慎乎然而善言
兒女未免癡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爲閱歷之
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維摩入道
先以鈎牽戒淫爲法秀之妄詞懺綺乃休文之惡習恨寄綠
陰無損牧之之豪宕篇名錦瑟甯識義山之纏綿鉛華寶髻
不諱言情濁酒殘燈烏能妨節與其高談聳聽毋甯降格求
真也况乎奇節僅矣冶容暫耳必須皆蘇小詩比薛濤婉卞
玉京之慧心配段東美之雅操則香國中竟無下乘章臺內

悉屬才人青泥世界盡放蓮花碧柳樓臺遍鑄珉玉是情之
所必無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觀古來文人失職蕩子無家偶
託楮毫遂傳風雅曉風殘月不盡低徊淡粉輕烟豈無點綴
本非實錄有似外篇則余今日之所編逞妍抽秘儘許荒唐
水月鏡花無嫌空徹也已且也由盛觀衰大有亂離之感因
今念舊彌興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
尋訪青溪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任姬素姬此中翹
楚旣識一面遂訂同心旣歸來音問中絕己酉大水橐筆
來遊宿痾未瘳煩憂正劇有夢非春擁孤衾而聽雨看花嬾
出雖晴日而閉關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花開尊
徵歌按拍題裙索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於是沾
泥之絮遂爲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夏杜門養痾追念舊游援